『中國學』第77輯 (2021.12.31.) DOI http://dx.doi.org/10.14378/KACS.2021.77.77.24
pp.523-537 ISSN : 1229-9618

中國革命派報刊對“安重根義舉”的報道

許 盈*

【目 录】

1. 引言
2. 革命派之『神州日報』』與『民吁日報』
3. 『神州日報』、『民吁日報』對“安重根義舉”報道的量化分析
4. 『神州日報』、『民吁日報』中关于“安重根義舉”內容具體分析
5. 結論

【摘要】

1909年10月26日，安重根在哈爾濱火車站擊斃日本明治維新時期對外侵略政策的元兇、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之後不久安重根就被關押於旅順監獄，在五個多月的獄中鬥爭中，他立足於國際政治角度，全面而深刻地揭露了伊藤博文為代表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韓國、中國東北的歷史罪行，極大地打擊了日本的侵略氣焰，並有理有據地伸張了哈爾濱義舉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本文綜合整理安重根哈爾濱義舉之後發行的中國新聞報刊史料，詳盡地分析了中國人對於安重根及哈爾濱義舉的評價和態度。特別是以『神州日報』及『民吁日報』為首的中國革命派報紙立即以專電、譯電、社評、社說等形式作了報道。這些報道贊揚了安重根的壯舉，並揭露了日本侵略韓國及中國的野心。當時的中國正處在辛亥革命前夜，安重根義舉給中國人民敲響了警鐘，提高了中國各層人士解救亡國危機的熱情。

【关键词】 安重根義舉；中國報刊；革命派；『神州日報』；『民吁日報』。

*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인문학부 박사과정（xuying78977@naver.com）。

1. 引言

2014年1月19日，位於哈爾濱火車站的安重根紀念館正式開館。就在當日，日本政府官房長官表示：“日本壹直向韓國表態安重根是罪犯的立場，韓國不顧日本的反對推進設立紀念碑不利於韓日關系。”[1]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當日作出回應說:“安重根是歷史上著名的抗日義士，在中國也受到尊敬。中方將根據設立涉外紀念設施相關規定研究推進有關工作。”[2]由此可見，近百年來圍繞著安重根這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始終呈現出分歧傾向，甚至一直延續到引起當代東亞國際關系的政治外交問題，可謂是實屬罕見。周恩來曾經說過：“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本世紀初，安重根行刺伊藤博文，就在哈爾濱火車站，兩國人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就開始了。”[3]在中國人民心目中安重根一直都是一位為民族獨立而舍身取義的愛國者和維護東亞和平的勇士。

1909年10月26日，韓國愛國義士安重根為了“復國權，雪國恥”而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火車站制造了“安重根義舉”，之后每个国家对该事件新闻报道的态度也截然不同。日本報界均采用大幅篇章對伊藤博文的一生及其所做之貢獻進行報道，對伊藤的突然死亡表達了沈痛的哀悼之情，並對安重根加以痛斥，呼籲政府繼承堅持實行伊藤博文對朝鮮的政策。韓國報界也對此事件做了大量的報道，但是由於當時韓國出於日本的統監政治之下，對“安重根義舉”的報道僅限於伊藤博文被刺的過程，以及安重根在旅順監獄被審訊的情況，這些事件僅僅是對事件本事的簡單描述，並無太多韓國輿論界的深入討論。德國報界對伊藤博文之死表達惋惜的同時，稱贊其為“具有遠見卓識的大政治家”。[4]法國報界則大肆贊揚伊藤博文的高尚人格和豐功偉績。英國報界更多的是報道伊藤博文的生平事跡。俄國報界對伊藤博文的報道充滿驚愕和悲傷之感。[5]與此同時，作為事件發生地的中國，當時國內各個派別的報紙也對該事件做了大篇幅的報道。其中，上海地區的『神州日報』及『民吁日報』的時間內發表了將近百余篇新聞報道。這些新聞既有以專電、譯電、特別要聞、緊急新聞等形式客觀的記錄該事件的，也有以社論、社說、言論等形式發表該事件所引起的重大影響。[6]革命派所創辦的『神州日報』和『民吁日報』用大量的篇幅揭露了伊藤博

---

1) 網絡版鳳凰新聞，“幹涉韓國為安重根立碑　日本逆歷史言行遭批評”，http://news.sohu.com/20131122/n390617866.shtml [2021.12.10.]

2) 網絡版中國新聞，“安重根義士紀念館開館　日本向中韓提‘抗議’”，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40121/00178_011.html [2021.12.10.]

3) 尹炳奭，「周恩來關於中朝歷史的談話」，『安重根文集』，首爾：獨立紀念館・韓國獨立運動史研究所. 2011，p.3。

4) 이태진，『영원히 타오르는 불꽃: 안중근의 하얼빈 의거와 동양평화론』，서울: 지식산업사，2010，p.5。

5) 徐明勛，『中國人心目中的安重根』，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9，p.36。

文東北之行的陰謀以及破壞亞洲和平的罪惡行徑，表達了中國民眾對伊藤博文被刺的興奮，以及對韓國義士安重根個人品格的贊揚之情。7)

2. 革命派之『神州日報』與『民吁日報』

二十世紀初期，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小資產階級的力量迅速增強，政治覺悟迅速提高。經過義和團運動，人們認識到清政府完全是帝國主義的走狗，要想挽救中國危機，舍革命別無他途。此時民族資產階級中革命派的政治主張為更多的人們所接受。8)早在戊戌變法之前，改良派已經形成，革命派也已經出現。當時他們在政治主張上存在著共同點，即面對國事日蹙，民族危亡的嚴重局勢，都想救亡圖存，使國家走上富強的道路。至於救亡圖存所應該采取的手段，還沒有還沒有擺到頭等重要的位置。庚子事變之後，全國各地自發的反帝反封建的鬥爭風起雲湧，推翻清朝統治已經成為救國的必由之路。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是否需要“保皇”而發生了一場論戰。在論戰之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的思想更加的深入人心。9)

隨著革命派社會基礎的擴大，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的思想界限日益清晰。孫中山在1903年8月間，為了組織革命力量學習軍事，培養武裝起義的幹部，在東京青山創設了一所軍事學校。他在青山軍事學校的創校誓詞中，第一次明確提到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綱領。10)這個革命綱領劃清了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的界限，從思想上武裝了革命派，吹響了反清武裝起義的號角。

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正式形成，資產階級民族革命思潮狂飆突起，迅速地傳播開來，震撼了中國的思想界，呼喚與推動者民主革命的到来。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迅速第形成了一支新型的知識分子隊伍，他們接受已經不是四書五經詩賦制義式的封建教育，而是西方政治學說與自然科學。帝國主義的侵淩，清王朝的腐朽，民主潮流的激蕩，促使他們之中許多有識之士迅速革命化，自覺地承擔起民主革命先鋒和橋梁的的作用，這批正在形成和壯大的新知識分子群成為傳播民族革命思潮的骨幹力量。11)

在近代知識分子革命化的過程中，報刊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報刊是利用文

---

6) 於伯春，「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歷史鏡頭」，『文史春秋』，第8期，2004，pp.8-9。
7) 李　寧，「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文苑』，第4期，2014，pp.54-56。
8) 楊師群，『中國新聞傳播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pp.17-18。
9) 서광덕.「근대 동아시아 지식네트워크 연구를 위한 예비적 고찰 - 동아시아 근대 출판의 성립과 이동을 중심으로」，『중국학』，第71辑，2020，pp.243-267。
10)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商務印書館，1948，pp.69-70。
11)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6集），香港：中國日報社，2009，p.15。

字傳遞信息，表達思想及要求的一種重要工具。鴉片戰爭之後，伴隨著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一些教會創辦的報刊最早出現。隨後出現了中國人自己創辦的報刊，十九世紀後半期，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出現與發展，中國近代辦刊逐步增多，比較典型的有『中外新報』（1858，香港）、『華字日報』（1864，香港）、『羊城采新實錄』（1872，廣州）、『匯報』（1874，上海）、『新報』（1876，上海）等。[12]維新思潮興起之後，中國近代報刊大量湧現，主要有『循環日報』（1874，香港）、『中外紀聞』（1895，北京，初名『萬國公報』）、『強學報』（1896，上海）、『時務報』（1896，上海）、『國聞報』（1897，天津）等。[13]

二十世紀初期，伴隨著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形成，民主革命思潮的興起，中國掀起了一股創辦報刊的熱潮。當時創辦的傾向革命的報紙有『中國日報』（1900，香港）、『國民報』（1901，東京）、『亞洲日報』（1902，廣州）、『國民日報』（1983，上海）等。這其中也包括了『神州日報』、『民吁日報』。[14]

『神州日報』、『民吁日報』均由革命黨元老於右任創辦。『神州日報』創刊於1907年4月2日，該報紙剛一問世，就引起了讀者的廣泛註意。從創刊號的版面上看，特別引人註目的有以下兩點：一是它的紀年方式，拒絕使用清朝帝王的年號，二是極力宣傳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的思想。[15]自從1905年3月『警鐘日報』被迫停刊以來，上海地區已經有很長一段時期沒有革命派的日報出版，『神州日報』的創刊和它的宣傳，使讀者的耳目為之一新，因而受到歡迎，發行數量超過1萬份，成為當時上海地區最暢銷的報紙之一。[16]1907年6月20日，於右任宣布辭去經理職務，改由楊篤生擔任。在楊篤生擔任經理的期間，『神州日報』的發行量與日俱增，也更加具有影響力。辛亥革命之後，改由孫鐘擔任經理。1946年12月15日出版8745號後終刊。[17]

『民吁日報』創刊於1909年10月3日，被封於11月19日，前後共48期。該報是於右任“三民”（民呼、民吁、民立）系列報紙之二。在於右任辭去『神州日報』經理之後，並沒有放棄辦報宣傳革命的思想，又創辦了『民呼日報』，但是僅存四十余天被日本政府所查封，二十天之後『民吁日報』隨之創刊。『民吁日報』繼承了『民呼日報』的風格，繼續宣傳革命思想、民權思想，尤其著重於反日宣傳。[18]

---

12)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商務印書館，1927，p.45。
13)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商務印書館，1927，p.112。
14) 崔峰龍、許盈，「近三十年來中國史學界對安重根研究綜述」，『大連大學學報』，第4期，2015，pp.24-31。
15) 鄧百意，「王鐘麒與神州日報」，『中國文學研究』，第2期，2015，p.129。
16) 李永勝，「袁世凱被罷與中外報界輿論」，『北京社會科學』，第2期，2014，pp.65-73。
17) 劉惠文，「於右任辦報活動影響述略」，『報刊之友』，第6期，1998，pp.32-34。
18) 鄧百意，「王鐘麒與神州日報」，『中國文學研究』，第2期，2015，pp.57-61。

3. 『神州日報』、『民吁日報』對“安重根義舉”報道的量化分析

1) 報到時限與數量

『神州日報』和『民吁日報』在1909年10月27日到1910年3月29日期间共刊载关于“哈尔滨事件”及安重根的报道95件（『神州日报』刊载34件，『民吁日报』刊载61件），其中93件分布于1909年10月27日至11月24日，2件分布于1910年3月27日至3月29日。

2) 刊載面分布

『民吁日報』和『神州日報』中共計95件關於“安重根義舉”及安重根的報道中，有56件刊載於該報紙第一面，占總件數的58.9%；22件刊載於該報紙第二面，占總件數的23.2%；17件刊載於該報紙第三面，占總件數的17.9%。由此可見，這兩份報刊把安重根和安重根義舉的報道安排在第一面和第二面的比重最大，以此來表達對該事件的重視，如<表1>。

<表1> 『神州日報』和『民吁日報』對“安重根義舉”報道刊載面分布統計

頁面	件數 (件)	比率 (%)
第1面	56	58.9
第2面	22	23.2
第3面	17	17.9
合计	95	100

3) 報道類型

『民吁日報』和『神州日報』共計95件關於“安重根義舉”及安重根的報道中有33件以“時事報道”的形式出現，占總件數的34.7%；22件以“專電”的形式出現，占總件數的23.2%；21件以“評論”的形式出現，占總件數的22.1%；17件以“要聞”的形式出現，占總件數的17.8%。由此可見，『民吁日報』和『神州日報』對安重根和“安重根義舉”的報道以時事報道性的最多，報道內容廣泛且富有內涵，使得當時的讀者能夠被該事件所吸引，以此來關註此事。另外，“專電”和“評論”報道也占據了大量篇幅，如<表2>。

<表2> 『神州日報』和『民吁日報』對"安重根義舉報"道類型統計

類型	件數 (件)	比率 (%)
評論型	33	34.7
時事報道型	22	23.2
專電型	21	22.1
要聞型	17	17.8
譯電型	2	2.2
合計	95	100

4) 報道的主要內容和態度

『民吁日報』和『神州日報』作為革命派的重要宣傳刊物，在安重根義舉發生之後，連續發表95篇報道來關註此事。這95篇報道依據其內容，共可分為如下五類，分別是“伊藤博文被刺經過”共24件，占總件數的25.4%；“安重根義舉的評價”共21件，占總件數的22.1%；“安重根生平事跡及贊揚”共20件，占總件數的21.1%；“伊藤博文滿洲之行目的”共15件，占總件數的15.8%；其他共15件，占總件數的15.8%。在所有報道之中，對“伊藤博文被刺的詳細經過”報道數量最多，並報道中常常出現“彈斃”、“慘死”等字眼，不難看出『民吁日報』和『神州日報』對伊藤博文之死的興奮之情。

在評價“安重根義舉”時，呼籲更多有識之士加入到革命當中，以此事件來鼓勵當時屢戰屢敗的反清鬥爭。並且分析了日本將會對韓國采取的各種高壓政策，亦或加快合並韓國的步伐。[19]这突出体现了当时中国的革命领袖領袖孫中山創建並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為了推翻封建專制統治，實現民族獨立與自由解放進行了艱苦的鬥爭。在这个过程中，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發動辛亥革命，終於推翻了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王朝統治，而且建立了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中華民國。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黨十分重視其他國家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運動，並積極支持了他們的革命鬥爭。在朝鮮的民族獨立運動問題上，孫中山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黨采取了與當時軍閥政府截然不同的態度，非常積極地支援了朝鮮的獨立運動。在“介紹並贊揚安重根”部分中，主要考證安重根的真實姓名及家世背景，並在對安重根的人格評價報道中均數次使用“血性男兒”一詞，從而表達了對安重根的欣賞以及肯定。在“伊藤博文哈爾濱之行的陰謀”中，主要批駁日本政府在伊藤來滿之前的言論，詳細分析日俄戰爭之後的滿洲局勢，伊藤博文作為日本“大陸政策”的策劃者，辭去朝鮮統監一職之後，希望能夠繼續推行對滿洲的侵略政策，從而把滿洲納入日本的統治範圍，以至於妄想成為“滿洲統監”，並提醒中國人伊藤博文雖死，其政策仍

19) 국가보훈처, 『21세기와 동양평화론』, 국가보훈처, 1996, p20。

會繼續，也從側面指出了民族危機的嚴重局勢，如<表3>。

<表3>『神州日報』和『民吁日報』對"安重根義舉"報道內容分類統計

內容	件數 (件)	比率 (%)
伊藤博文被刺的詳細經過	24	25.4
"哈爾濱事件"的評價	21	22.1
安重根生平事跡及贊揚	20	21.1
伊藤博文滿洲之行目的	15	15.8
其他	15	15.8
合計	95	100

4.『神州日報』、『民吁日報』中关于“安重根義舉”內容具體分析

1）對伊藤博文被刺詳細經過的報道

『神州日報』在1910年10月27日即對此時做了報道“日本伊藤公爵與英國吉青納大將軍於今早九點三十分抵哈爾濱，將同下火車時適合於俄國財政大臣科克淑夫在火車站晤談，忽一人上前持手槍對伊藤面部轟擊，彈中頸腦，立刻斃命，兇手被拘，自供是韓國人，駐哈日領事及南滿鐵路總裁後藤新平男爵均受傷。”[20]『民吁日報』也在第二天以醒目的標題予以報道：“伊藤博文昨日在哈爾賓（濱）被一韓人彈斃，駐哈領事及南滿鐵路總理亦均受傷。刺客已被獲。”[21]並附上了兩段簡要的評述，“今日上午由哈爾濱傳來驚恐之消息，鑄造新日本之功臣領袖，操全亞威權之伊藤博文公爵在哈爾濱火車站為高麗人槍斃。夫伊藤從奉天抵達哈，率領從者多人，昔一時之選也，欲會俄國財政大臣可可夫斯塔商議重要問題，而竟然橫遭次禍，哀哉。”[22]“伊藤之死乃死於戰場也。立一主義，抱以宗旨，以血灌之，此可憐兒亦可謂死得其所。但伊藤死而滿洲之風雲恐更急，因日本又無數伊藤盾其後也，吾政界之豚犬兒其猛醒忽？”[23]

『神州日報』在其後的幾天又對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經過有了更加詳細的報道，在1910年11月3日刊登『伊藤被刺詳記』，“日本伊藤公及其隨員等於十三日午前十鐘抵哈，各國士紳齊赴車站，伊藤旋即下車……俄兵隊前突有一短發洋裝者上前與伊藤相距六七步，

20)『神州日報』，1910.10.27.，第1面，“本館專電”。
21)『民吁日報』，1910.10.27.，第1面，“專電”。
22)『民吁日報』，1910.10.27.，第3面，“要聞一”。
23)『民吁日報』，1910.10.27.，第4面，“春秋大陸”。

竟將其所暗藏手槍對準伊藤，連發三彈，第一彈先中伊藤左腋胸下，第二彈中左腹部，第三彈中首部，伊藤俯撲，中村扶起……專車內嗎啡針註射精神稍回，左右詢公爵有無遺言，伊藤是時唯振首而已，稍焉即逝世……聞該犯連發手槍前後共七彈，左右隨員多負傷者……俄兵怪視之，則腰間又藏有一利匕首，用意之周到，蓋可知矣……”[24] 11月4日再次刊登『伊藤被刺詳情續記』的報道，“……列車到時已九鐘五十分，車中有駐哈領事川上俊彥先下車介紹，俄支度使大臣科克淑夫蹬車拜訪，入車晤談片刻，俄大臣即與辭出，伊藤親送，移步車外，車前迎謁，伊藤一一接見……突有作日本裝束之韓國人者，從左旁袖出手槍出其不意，向伊藤胸前轟擊，並及川上領事南滿鐵路公司養路處總辦與書記員某君亦同時各首一彈，該刺客放槍後大呼‘韓國萬歲’三聲，註視伊藤神色洋洋並不回避，俄兵隊當即刺客捕獲，將公爵及受傷之人送回車上，立喚紅十字會醫員前往治療。刺客年約三十一二，聞其姓名不肯答，捕獲時猶大呼韓國萬歲並詢問伊藤已死否，午前十鐘，伊藤竟而不起……”[25] 兩份報紙之所以反復報道伊藤被刺事件的詳細經過，其目的在於向人們說明，伊藤被刺決非偶然，是日本侵朝政策的必然後果，以此激發中朝兩國人民對韓國革命黨人的同情之心，以及對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之情。

2) 对伊藤博文满洲之行目的的分析

伊藤博文開始滿洲之行時，日本政府便發表公文說“從統監職務轉到樞密院議長相對輕松，但仍對公爵身體健康有所損害……故而醫生建議，決定旅行北清和滿洲並遼陽。時值秋季，有利於公爵健康。”[26] 但是當伊藤博文被刺之後，『神州日報』和『民吁日報』對其遊歷滿洲的目的立馬進行了報道。『民吁日報』在1910年10月26日刊登了“伊藤滿洲旅行之陰謀”一文，說“伊藤公之滿洲旅行，其負有政治上重大之責任，故不問而可知者也。八旬之老為萬裏之行，出霞關之外，陟摩天之嶺，奄奄垂死之軀，入凜冽冰雪之窟。設非有政治上重大問題必須此老一行以解決之。今滿洲之日清協約無異於昔日日韓協約也，昔日之日韓協約成既非公不能統監韓國，今日之日清協約成既非公不能統監滿洲，殆為將來將來統監滿洲之預備也……蓋與俄國定滿洲處分之策也。”[27] 11月7日刊登“伊藤陰謀之敗露”一文，說“伊藤此次旅行滿洲，非一般漫遊者可比。當然未被殺之前，日本各報極力掩飾，謂此次旅行系伊藤多年宿願，絕未帶政治上性質。及被殺後誇揚其功績，語言之間不覺流露，據雲伊藤之渡滿洲廢撤關東都督府，擴張韓國統監之權利範圍，事緒後立即趁勢直行北京，攫取清國政府之顧問，以應憲政準備之問詢，實作我國統監耳。”[28]『民

24)『神州日報』，1910.11.03.，第1面，“要聞”。
25)『神州日報』，1910.11.04.，第1面，“要聞”。
26)『滿洲日日新聞』，1910.10.08.，第2面，“伊藤博文的滿洲訪問”。
27)『民吁日報』，1910.10.27.，第1面，“要聞”。

吁日報』的這兩篇報道揭露了伊藤博文來滿洲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抵制美國“滿洲鐵路中立化計劃”，希望與俄國締結具有聯盟性質的“第二次日俄密約”，以共同“防衛”兩國在滿洲勢力範圍的特殊利益。20世紀初，中國清朝以引入君主立憲制和實行地方自治制度為目標實施了新政改革，但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慈喜太後相繼去世，以日本為榜樣推進君主立憲制的最後壹次維新改革陷入進退兩難，反清運動達到高潮。 正是在這個時期，被稱為日本明治維新元勛的伊藤博文來到了滿洲視察。 近代中國的知識分子大多受到日本的影響，並以日本為背景展開了反清運動。 換句話說，辛亥革命前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不是通過反日而是通過反清表現出來，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特點之一。[29]

在伊藤博文死後的三個月裏，日俄兩國經過數次磋商，於1910年7月4日通過了第二次『日俄協定』。主要內容是：將中國東北三省劃分為南滿和北滿兩部分，分屬日本和俄國勢力範圍；兩國協議不在對方勢力範圍內謀取特權，不阻撓對方在各自勢力範圍內尋求特權；俄承認日在朝鮮（時名大韓帝國）現存的政治關系，不阻撓其繼續發展；日承認俄在中國外蒙古的“特殊利益”，不加任何幹涉。附款劃定了中國東北南北部的分界線。第一次日俄密約是日、俄勾結的第一步，日、俄依據該約實際上瓜分了中國東北及外蒙古和朝鮮半島。[30]『神州日報』對伊藤博文來遊歷滿洲目的報道的更加清晰，1910年10月31日“論今日之危機”的報道稱“自日俄戰後世界潮流之趨向全集於亞東，而滿洲一隅尤為各國視線之所註……英德意法奧各國欲以謀其本國商務之便，以收效於利益均沾，而日俄暗鬥未已恐將有第二次滿洲之戰，故俄國派財政大臣日本派伊藤公爵首相見於遠東協商滿洲問題……”[31]隨後又報道說：“現大連宣傳伊藤來哈之宗旨，實欲商談將東清鐵路一部分轉讓予南滿鐵路公司雲。”[32]在當時『神州日報』和『民吁日報』的報道中我們可以從中看出，伊藤辭去朝鮮統監一職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的把日本的權益擴張到滿洲，希望能夠擔任滿洲統監，甚至妄圖將全部中國收入囊中，這才是伊藤博文滿洲之行的主要目的。

3) 對於安重根生平事跡報道及其贊揚

10月26日伊藤博文被刺事件發生後，『神州日報』和『民吁日報』均沒有第一時間查明安重根的準確身份，故而在兩份報紙之中先後將他的姓名寫成“殷茫”、“安應七”、“殷昌”和“安蓋”等諧音。『神州日報』在最先刊登了關於安重根的部分信息，10月29日“本館專電”一欄刊登醒目標題“行刺伊藤韓刺客共六人，已拿獲三人，系韓國國民黨黨

28)『神州日報』，1910.10.28.，第1面，“論說”。
29)최봉룡，「안중근 의거에 대한 중국인의 반향」，『한국독립운동사연구』，69，2020，pp.299-340。
30)『神州日報』，1910.10月28.，第1面，“論說”。
31)『神州日報』，1910.10月31.，第1面，“論說”。
32)『神州日報』，1910.10月31.，第1面，“論說”。

員。”[33] 1910年11月4日“西報譯要”一欄簡要刊登了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目的，說“刺客被捕之後供稱彼之來哈爾濱特欲殺伊藤而報國恥並殺害國人及親族之仇。”

『民吁日報』在半個月之後刊登了關於安重根較為詳細的信息，1910年11月9日在“要聞”說“刺客韓人之名由韓語，而俄語日語漢語譯音不一，故而不得其真。昨得日本報稱其所謂安應七者為偽名，其真名曰安重根，幼名安多默。其父安泰混為慶尚南道鎮海郡守，六年前起事下獄而死。安重根遂匿平壤田舍間，其後移往間島……假名安應七，入李相旭之部下，李即海牙事件發起人。”[34] 兩天之後又刊登了關於安重根身份更加詳細的報道，11月11在“要聞”中說“暗殺伊藤公之刺客系高麗愛國黨，本名安重根，年二十二歲，其父信仰天主教，被大院君所殺害。生於平安道安州，或雲黃海道信川，後移於鎮南浦。平生信教，排日思想最激烈。昨年渡海參崴，與愛國黨首領李範允暗通消息，又時時往來於海參崴哈爾濱間。今年清俄韓民會成立，則又多方演說，鼓勵韓人愛國之思想……並聞此次韓京未發出之前，用刀截斷小指，有不殺伊藤死不甘心之誓，其以身殉國之誌堅決如此。”[35]

安重根由韓渡海來到海參威、哈爾濱後，曾與韓國黨領袖李允範暗通消息，多次在韓民會上發表演說，以鼓動韓人愛國之思想。刺殺伊藤得手後，其被捕時神情泰然自若，毫不帶愁懼色，並不斷高呼“韓國萬歲！”。其在受審時，聲明大義，闡明其行刺之意有二：一是“為祖國報仇”；二是“因伊氏在韓時，曾殺其親友數人心。今有幸得以報仇雪恨，感到十分欣慰。正如其在自傳中寫的那樣“吾願已償，縱死無憾。”[36]

隨著安重根身份逐步詳細，於右任深深被他為爭取韓國獨立不畏艱難困苦，不怕犧牲的精神所感動，於是他發表於『冰天雪地之血性男兒』一文說“天降嚴霜，人雪涕白盡烏頭之時，刺客安重根等人正由釜山至哈爾濱車站，他們曾露宿車站一夜，始待機而作，而生龍活虎之伊藤豈料冰天雪地中有一亡國泛血性男兒，正在饑寒交迫中等待著他的到來，以報仇雪恨。吾人試思此，韓人艱苦如何？立誌如何？手腕之敏捷如何？一生無敵之伊藤有知，亦當低首。”[37] 其對安重根的愛國俠義之敬慕，溢於言表。[38] 日本的中野泰雄也認為安重根的『東洋平和論』是與勝海舟、阪本龍馬、中江兆民相媲美的作品，成為重新審視日本近代史的重要線索。特別是“序”分析了日俄戰爭中俄羅斯敗、日本勝的原因，‘前鑒”敘述了中日甲午戰爭以來日本的侵略政策對東亞和平造成的禍害，具有促使日本人徹底反省的沖擊力。旅順監獄相關人員對安重根的好意和同情支撐了安重根寫自傳的意誌，

33)『神州日報』，1910.10.29.，第1面，“本館專電”。
34)『民吁日報』，1910.11.09.，第2面，“要聞”。
35)『民吁日報』，1910.11.11.，第2面，“要聞”。
36) 尹炳奭，「安應七歷史」，『安重根文集』，韓國獨立紀念館獨立運動史研究所，2011，p.22。
37)『民吁日報』，1910.10.31，第2面，“春秋大陸”。
38)金春善，「안중근 의거에 대한 중국인의 인식」，『한국근현대사연구』，33，2005，pp.109-136。

使安重根在執筆過程中發現了“靈魂和平”和“永恒生命”之路。安重根的“東洋和平”指亞洲各國的自主獨立“自主獨立”與和平緊密聯系在壹起，具有深遠的意義。“安重根關於韓國獨立和東亞和平的思想，在以後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因35年後日本帝國的滅亡而得到證明。[39]但是也有日本學者把安重根義舉看作是阻礙朝鮮半島近代化的事件，比如馬野周二當時評價朝鮮時指出，日本不具備自行進行政治、經濟重建的能力，向這些朝鮮提供資源及民間技術的國家正是日本，具體來說，總督府在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中有2%繼續向朝鮮經濟提供援助。特別強調的是，看不見的巨額投資是教育投資，這成了現在韓國和朝鮮的發展的基礎，與當時統治印度的英國相比，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40]

『民吁日報』在1910年11月19停刊之後，『神州日報』又接連發出了幾篇關於安重根的報道，“刺客安重根其人出身許國，原名安應七，實為加特力教徒……亡命於圖們江岸，更名安多默……斬左手一指，以立信誓……”[41]“東京電雲，行刺伊藤公之兇手安重根已於十六日晨在旅順口行刑，該日離行刺時已一百五十日，安重根於臨刑時猶聲請各執法代表及個官員謂以後須努力保全東方之和平雲。”[42]安重根在臨行之前還能夠高呼“東方和平萬歲”，可見其為國家與民族獨立而獻身的決心。

4）對“安重根義舉”的積極評價

『神州日報』和『民吁日報』對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均持肯定的態度，認為是可歌可泣的正義之舉。『民吁日報』在1910年10月28的“要聞”中說到“跡其平日經國之大業，首敗我國，四面索割豪掠，索賠二百兆，陽以助韓人之獨立，而陰實鉗制之，嗣是而朝鮮一片土，乎入於日本之勢力範圍中矣……當日銃擊一發，遂倒元勛，警電頻傳，吾人驟聆此耗，亦但覺如昏中見日，冬後聞雷。”[43]之後又在10月29的“要聞”中刊登出報道“幸而成也，固足以光復其國，而饗榮其名。不幸而敗，亦足羞恥。一般無心無肺之亡國奴隸，不較坐以待斃之為悠乎？其一腔之熱血，真足以傳之千古而不朽已。”[44]

這篇報道稱贊了安重根的壯舉，非常人所能及。針對日本媒體對安重根義舉提出的反對意見，『民吁日報』也發表文章進行了反駁，在1910年10月28的“社說”中說“能以一身一手廢除暴政，行湯武吊伐之政，雖不足收近效於前，然創之者亦然足以警示其後。今日韓人飛此一蕞爾之彈丸黑子，安知不足於日本人政策進行之方針，抵萬人之哭訴，千篇之

39)中野泰雄，『日韓關係の　原像』，東京:亞紀書房，1994；廉松心，「日本社会对安重根的记忆及认识变化」，『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2017，pp.38-43。
40)馬野周二，『朝鮮半島の眞實』，不ォレスト出版，2000，p46。
41)『神州日報』，1910.10.22.，第2面，“如是我聞”。
42)『神州日報』，1910.03.29.，第1面，“要聞”。
43)『民吁日報』，1910.10.28.，第1面，“要聞”。
44)『民吁日報』，1910.10.29.，第1面，“要聞”。

諫書。”[45]『民吁日報』更是因為這一時期激烈的反日言論，遭到日本駐上海領事館的嚴重抗議，租界當局以“有損中日邦交”為借口，於1909年11月19日查封了設於租界的這一革命派報紙。

『神州日報』在10月30的“論說”中報道說“日俄暗鬥未已，恐將有第二次滿洲之戰，故俄派財政大臣，日本派伊藤博文相見於遠東協商滿洲問題。中國之滅亡以滿洲為導火索，此時東三省存亡之機，間不容發。由東三省擴充而為中國本部十八省之處，瓜分之慘可以立見。頃者伊藤博文被韓國刺客擊死，東亞風雲倏忽為之一變，吾國危機之禍得以稍紓於眉睫。”[46]不僅如此，『神州日報』還對安重根義舉引發的日本停止吞並韓國的的主張給予了批駁，1910年11月1日的報道說“韓人刺殺伊藤博文而高麗被並吞，韓皇被囚禁，韓人即不殺伊藤而所贖並韓地，因韓皇者亦不能指顧間事，特發之又遲早耳。日本桂太郎既宣言矣，謂將繼續伊藤之政策，以廣日本之文化於東亞矣。”[47]提醒韓國國民不要因為伊藤博文之死而掉以輕心，更是要提醒中國人日本的侵略野心不會終止。但是中國國內也有於此相反的論調，例如，10月28日，『大公報』通過題為『言論論:聞伊藤公被刺有感』的社論，明確表達了對暗殺主義的否定立場。即“隨著政治思想在全世界的普及，亡國的人都是以報國仇、洗刷國恥為目的的”，“這次伊藤公旅行滿洲，到了哈爾濱，意外被漢民暗殺。 哦！這是千古奇聞，不是我們東亞歷史上唯壹的大紀念嗎？” 其原因是伊藤博文在韓國被任命為統監後，所有措施都采取了侵略主義政策，因此成為了攻擊對象。但他說:“殺死伊藤博文無法挽救韓國的滅亡。不殺伊藤博文，將擋不住韓國的興起。伊藤博文的生死與韓國的興亡原本沒有關系。不知道懷有這種暗殺主義的人的目的何在。”[48]『民吁日報』『神州日報』等革命派報紙通過報道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事件，一方面同情朝鮮的亡國危機，支持安重根義舉的正當性，另一方面揭露伊藤博文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擴張野心，以喚醒國民的反侵略意識。[49]

5. 结语

綜上所述，『民吁日報』和『神州日報』作為革命派的重要宣傳刊物，在安重根義舉發生之後，連續發表95篇報道來關註此事。這95篇報道依據其內容共可分為四類，分別是“伊

45)『民吁日報』，1910.10.28.，第1面，“社說”。
46)『神州日報』，1910.10.30.，第2面，“論說”。
47)『神州日報』，1910.11.31.，第3面，“事實小言”。
48)손염홍，「안중근의거가 중국의 반제민족운동에 미친 영향」，『한국독립운동사연구』，34，2009，pp.55-91。
49)신운용，「안중근의거 전후 하얼빈 한인사회의 형성과 그 역사적 의의」，『한국보훈논총』，19，2020，pp.101-122。

藤博文被刺的經過”，“伊藤博文哈爾濱之行的陰謀”，“介紹並贊揚安重根”及“探討‘安重根義舉’的影響”。在“伊藤博文被刺的經過”一部分中對於伊藤博文的死亡，用到了“擊斃”、“彈斃”、“慘死”等字眼，不能看出『民吁日報』和『神州日報』對伊藤博文之死的興奮之情。在“伊藤博文哈爾濱之行的陰謀”中批駁了日本政府在伊藤來滿之前的言論，詳細分析日俄戰爭之後的滿洲局勢，伊藤博文作為日本“大陸政策”的堅定執行者，在辭去朝鮮統監一職之後，希望能夠繼續推行在滿洲的各項政策，從而把滿洲徹底納入日本的統治範圍，以至於妄想成為“滿洲統監”，並提醒中國人伊藤博文雖死，其政策仍會繼續，也從側面指出了民族危機的嚴重局勢。[50]在“介紹並贊揚安重根”一部分中考證了安重根的真實姓名及家世背景，在對安重根的個人評價的報道中均數次提到“血性男兒”，表達了對安重根的欣賞以及肯定。在“探討‘安重根義舉’的影響”一部分中，著重分析了日本將會對韓國采取的各種高壓政策，亦或者會加快合並韓國的步伐。從『民吁日報』和『神州日報』的這95篇報道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在當時希望用此事件來，宣傳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嚴重的民族危機，一方面希望更多的有識之士能夠能夠加入到革命派的隊伍中，另一面鼓勵當時屢戰屢敗的革命派活動。[51]特別是自1910年日本並吞朝鮮半島後，大批朝鮮誌士仁人遠渡中國，以中國作為開展反日獨立運動的中心和主要活動基地，在中國東北和關內積極開展反日復國鬥爭。在朝鮮誌士開展反日鬥爭的過程中，對中國的民族解放事業予以了全力的支援，同時，也與中國朝野上下各政治勢力形成了錯綜復雜的關系，中國朝野各方曾給予朝鮮人民的反日鬥爭以各種形式的支持，這種支持包括精神的和物質的、官方的和民間的、執政黨的和在野黨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支持奠定了互作的基礎。[52]

【参考文献】

〈單行本〉

국가보훈처,『21세기와 동양평화론』, 국가보훈처, 1996。

尹炳奭,『安重根文集』, 韓國獨立紀念館獨立運動史研究所, 2011。

이태진,『영원히 타오르는 불꽃: 안중근의 하얼빈 의거와 동양평화론』, 지식산업사, 2010。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 商務印書館, 1948。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 商務印書館, 1927。

徐明勛,『中國人心目中的安重根』, 黑龍江教育出版社, 2009。

50) 車霽虹,「安重根與20世紀初葉的東北亞——兼論東北亞在日本對外侵略擴張中的戰略地位」,『北方文物』, 第3期, 2009, pp.105-110。

51) 金壽泰,「안중근의 독립운동과 신문」,『진단학보』, 119, 2013, pp.113-148。

52) 유병호,「중국인들이 바라본 안중근의 형상」,『한국민족운동사연구』, 43, 2005, pp.235-253。

楊師群,『中國新聞傳播史』,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
馬野周二,『朝鮮半島の眞實』, 東京: 不ォレスト出版, 2000。
中野泰雄,『日韓關係の原像』, 東京:亞紀書房, 1994。

<論文>
金壽泰,「안중근의 독립운동과 신문」,『진단학보』, 119, 2013。
서광덕,「근대 동아시아 지식네트워크 연구를 위한 예비적 고찰 - 동아시아 근대 출판의 성립과 이동을 중심으로」,『중국학』, 第71辑, 2020。
손염홍,「안중근의거가 중국의 반제민족운동에 미친 영향」,『한국독립운동사연구』, 34, 2009。
신운용,「안중근의거 전후 하얼빈 한인사회의 형성과 그 역사적 의의」,『한국보훈논총』, 19, 2020。
유병호,「중국인들이 바라본 안중근의 형상」,『한국민족운동사연구』, 43, 2005。
최봉룡,「안중근 의거에 대한 중국인의 반향」,『한국독립운동사연구』, 69, 2020。
車霽虹,「安重根與20世紀初葉的東北亞——兼論東北亞在日本對外侵略擴張中的戰略地位」,『北方文物』, 第3期, 2009。
崔峰龍、許　盈,「近三十年中國史學界對安重根研究綜述」,『大連大學學報』, 第4期, 2015。
鄧百意,「王鐘麒與神州日報」,『中國文學研究』, 第2期, 2015。
劉惠文,「於右任辦報活動影響述略」,『報刊之友』, 第6期, 1998。
李永勝,「袁世凱被罷與中外報界輿論」,『北京社會科學』, 第2期, 2014。
李　寧,「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文苑』, 第4期, 2014。
於伯春,「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歷史鏡頭」,『文史春秋』, 第8期, 2004.
趙毓琴,「安重根事件的文化底蘊」,『北方論叢』, 第1期, 2003。

<其他資料>
『民吁日報』
『滿洲日日新聞』
『神州日報』

<網絡資料>
鳳凰新聞, “幹涉韓國為安重根立碑 日本逆歷史言行遭批評”, http://news.sohu.com/20131122/n390617866.shtml [2021.12.10.]
中國新聞, “安重根義士紀念館開館 日本向中韓提‘抗議’”, https://orientaldaily.on.cc/cnt/china_world/20140121/00178_011.html [2021.12.10.]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중문	안중근 의거, 중국신문, 혁명파, 『신주일보』, 『민우일보』
	영문	Ahn Jung-geun Incident, China Press, Revolutionaries, *Shenzhou Daily*(神州日報), *MinYu Daily*(民吁日報)

Reports on the “Ahn Jung-geun Incident” in Chinese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Xu Ying

On October 26, 1909, Ahn Jung-geun shot and killed Ito Hirobumi, the culprit of Japan’s Meiji Restoration period and the chairman of the Privy Council, at Harbin Railway Station. This was a major historical event that shook Asia and the world’s political arena at that time.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incident, but Ahn Jung-geun will always be a patriotic hero model and representative of Oriental pacifism in the eyes of the world. Ahn Jung-geun was imprisoned in Lushun Prison shortly after he assassinated Ito Hiroshi. During the struggle in prison for more than five months, based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he comprehensively and profoundly exposed the Japanese imperialist invasion of Korea and China represented by Ito Hirobumi. The historical crimes in Northeast China greatly attacked Japan’s aggressive arrogance and demonstrated the legitimacy and rationality of Harbin’s righteous deeds. At this time, his “independence war theory” was gradually sublimated into “Eastern peace theory”.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sorts ou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Chinese news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issued after Ahn Jung-geun’s Harbin Charity Act, and analyzes in detail the Chinese people’s evalua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Ahn Jung-geun and Harbin’s Charity Act. In particular,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headed by “*Shenzhou Daily*(神州日報) and “*MinYu Daily*”(民吁日報) immediately reported in the form of special telegrams, telegrams, social reviews, and social talks. These reports praised Ahn Jung-geun’s feat and exposed Japan’s ambitions to invade South Korea and China.

저 자	許 盈 / 쉬잉 / Xu Ying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1.11.19.	심 사 일	2021.11.26.	게재확정일	2021.12.18.